

哈啰出行 我的共享故事

享受共享,享受生活

卢静雅/文

这是一个共享的时代,可以共享的事物越来越多,共享单车、共享汽车、共享图书,等等。它们以各种方式存在并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,其带来的经济节约以及社会影响自不必说,给我个人的益处确是更多。共享单车是我最早接触的共享事物,也是在大众中最普遍的事物,然而它对我的意义却又很特别。它已经不仅仅是节约时间、节能环保的代名词,更多的变成了一种寻找自我、享受生活的过程。

第一次接触共享单车是在上海,那时正值圣诞节,一个人出门在外,工作进展得非常不顺利,心情非常糟糕却无处诉说。偶然在路边看到了一辆共享单车,心里想着坐车回去也是站着,索性就骑车回酒店吧,自此拉开了我和共享单车的不解情缘。现在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天,我骑车路过一个商场,门口摆着一棵大大的圣诞树,树上挂着的彩灯忽明忽暗,树顶有一颗很闪很亮的星星,耳边响着MER-RY CHRISTMAS的音乐,浓浓的节日氛围让心情慢慢地好了起来,就这样一路骑着、看着、听着,虽然风吹到身上有些刺骨,但是却有那么一点点的温暖在心中散开。骑回酒店,已经是满头大汗,但是这段路驱走了冬天的严寒,也带走了独自在外的孤独和烦恼。从那以后,我就喜欢上了骑车。

每天两点一线忙碌的工作和繁杂琐碎的家事,让我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那份欣赏的能力,磨灭了对骑行的热情,也时常对未来感到迷茫。这一个多小时的骑行时间不算长,但让我有足够的放空自己,也重新发现了生活中的美好。每天骑车上下班成了我最享受的时刻。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出门,伴着夕阳的余晖回家,有时路上的人不多,还可以听着歌骑车,也不觉得路远和疲惫了,反倒是多了几分对时光享受的惬意。坐车时匆匆掠过的景象,此刻变得如此清晰。以往坐车错过的小吃店,也可以停下下来品尝一番,来不及看清楚的新品,也可以放下车子走进店里仔细看看,那些错过的、来不及的每一个时刻,都被弥补回来。

春天看着路上的柳树一点点冒出绿色的嫩芽,夏天听着道路两旁高大树木上知了的鸣叫,秋天仰望被风吹过的一片蓝天,冬天感受着树叶随风飘落的凄美。就这样从春天骑到了冬天,真切地感受着四季悄无声息的到来和每一次变化。

骑行多了、久了更能感受到它对身体的改变。最近两年因为缺少运动而忽视了自己体重的管理,整个人比之前大了好几号,再好看的衣服,穿到身上也看不出美。如果赶巧喜欢的衣服没有自己能穿的号码,只能跑去大码女装店就觉得更尴尬了。但是通过这一年的骑行,居然瘦了很多,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,出门也变得更自信了。

不得不说,共享单车的出现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改变。然而我时常也在反思,在享受这份共享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美好的同时,我们也应该为这份便利贡献自己的力量,至少看到倒在路边的单车时能够把它们扶起来摆放整齐,不要破坏单车的二维码,不要随意停放,等等。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,但是只要从我做起,我相信会让这份共享延续得更久,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个共享时代的乐趣与美好。

共享,改变生活。你曾体验过什么共享产品?有什么心得?又有什么“与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”的温馨共享经历?本报联合哈啰单车诚邀广大读者、作者踊跃参与,分享那些刻印在记忆中的“共享”故事,畅谈对这一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的体验。

来稿体裁以随笔为佳,也可结合自身经历与个人思考,夹叙夹议。字数2000字以内,要求原创,内容真实,未公开发表过。燕赵都市报“生活范儿”版面将从征文来稿中择优刊登。本次征文活动设置佳作奖十名,奖金1000元。

征文截至2018年12月31日。

投稿邮箱:

dushibaofukan@sohu.com

请在“邮件主题”处注明“共享改变生活征文”。



微日志

炊烟

王国梁/文

我有好几年看不到故乡的炊烟了,记忆中小村庄炊烟缭绕的画面已然成为绝版。

小时候,我并没有觉得炊烟有什么可观之处,甚至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。炊烟,仅仅是家的召唤。每到吃饭时间,孩子们便会停止玩耍,举头望向屋顶。谁家的炊烟升起来了,不一会儿便能听到母亲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。炊烟能够唤醒味蕾,孩子们看着屋顶的炊烟,议论着谁家吃的面条,谁家吃的水饺,谁家蒸的包子,不由口水四溢。准时升腾而起的炊烟,似乎没什么区别,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饭菜香却是各异的。炊烟的神奇魅力在于,以不变应万变,化繁复为简单,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现尘世烟火的质朴和可亲。炊烟,召唤着我们对一日三餐的渴望,是最朴素的,我没觉得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

离开故土后,我才恍然觉得炊烟是心底深处绵绵的眷恋。我总觉得,是游子赋予了炊烟诗意与浪漫。如同明月,只有身在天涯,才会吟出“月是故乡明”的诗句。很多事物,与我们相守时是完全被忽略的,而有一天我们远离故土,它们就会从思乡的梦中奔涌而出,成为绵绵不绝的惦念。故乡的土地、草木、明月、炊烟,都带着游子心的温度。炊烟,是游子的一缕乡愁,会在每一个晨昏缠绵不绝。

我所在的城里看不到炊烟,可是故乡的炊烟却一次次缭绕在梦中。曾经习以为常的炊烟,因为隔着遥远的距离,变得无比诗意和浪漫起来。炊烟袅袅,我喜欢这样的描述。袅袅炊烟,曼妙而灵动,以一种唯美的姿态演绎着故乡的味道。对于游子来说,炊烟何尝不是我们青梅竹马的玩伴,烙印在最深的记忆里,会时不时唤醒尘封的往事。躺在异乡的床上,我会在午夜梦回时,忽然想起那个炊烟缭绕的小村庄。暮色四合,炊烟四起,鸟儿归巢,孩子们背着竹筐往家赶。缕缕淡青色的炊烟升腾而上,在空中弥散开来。晚霞染红了迷蒙的远山,整个村庄仿佛陷入古老而遥远的童话中一样,宁谧而悠远。风过处,有时可以闻到炊烟里的草木香,那是真正的人间烟火的味道。

那样的画面,总是在梦里不期而至。我离开得越久,心中的惦念越浓。有时,我会面对满桌的饭菜叹口气说:“这饭菜,吃着没滋没味儿的!柴火饭才是真的香呢!”我这是想念故乡了。

终于回到了故乡,可并没有看到梦中的炊烟,也没有吃到柴火饭。“现在家家户户都烧天然气,没人烧柴火了。”母亲对我说,她眼中洋溢着与时俱进的得意和喜悦。可是,我的心里隐隐有些失落,忍不住默念起那首诗:“从前慢,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……”很多事物,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淘汰掉,彻底退出我们的生活。马车、手写信、胶卷、实体书店,这些我小时候最常见的事物都快要找不到踪迹了。难道炊烟也会彻底退出生活吗?是的,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,记忆中的炊烟已经成为绝版。

没有炊烟的日子,少了人间烟火的味道,日子还叫日子吗?我还了解到,有些年轻人过日子甚至几个月不开火,靠叫外卖生活,可他们照样活得有滋有味。我明白,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而绝版的炊烟,也只能在遥远的记忆中缭绕吧。



有聊



流光

马亚伟/文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”时光之舟顺流而下,不肯停留片刻,转眼间又到了新旧交替的码头。蓦然回首,去年新年的爆竹声似乎还响在耳边,谁家的红春联还没有褪色,可是已然到了一年将尽时。

每到这个时候,总听到人们感慨,这一年年,太快了。是啊,太快了,快得让我们来不及把每一个日子握在手心,时光就从指缝间溜掉了。

时光催人老,今年我生出了第一根白发。那一刻,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,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话:走着走着就老了。我把那根白发狠狠地拔下了,放到茶几上,看了很久,内心风起云涌,但是我的表情是郑重和严肃的。我想,这类似于一种祭奠,是在与我的年轻岁月作别。我还写下了一篇文章,叫《对着一根白发抒情》。岁岁年年,年年岁岁,尽管新年如约到来,而且每一年都是崭新的,尽管春花会如约而开,而且每一朵都是新鲜的,而我们逝去的日子,却永不回头了。

真的是害怕与过去的日子告别,那意味着失去。时光的流水掳去了我们太多的东西,走着走着,不经意间抬头,发现眼前已是物非人也非。有挚爱的亲人,永远消失在某一个时光的渡口。

今年,86岁的祖父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还清晰记得,小时候新年前夕,祖父用自行车驮着我赶庙会,买年画,买棉花糖。还记得他每年大年初一都会给我压岁钱,后来我有了孩子,他接着给我的孩子。今年,他不在了。祖父的身体一直特别好,秋收的时候还在院子里剥玉米皮,他声音洪亮,讲述着自己一生的“光辉事迹”,经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。祖父是突然病倒的,我在医院里见到他的时候,他话也说不清楚了,却含糊地喊我的名字,我的眼泪一个劲儿地流。没几天,他就在他老去的光阴里,溘然长逝。丧礼上,祖父的儿女站出来有一排,孙子辈站出来有更多的一排。一个人,就像一棵树,开枝散叶,生命才得以生生不息。

如今我总觉得祖父没有离开,回了老家,总想着他会从门口出来迎我。可向这个世界告别,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。一年年走下去,我们每个人剩下的时光都是有限的。所以,唯有珍惜,珍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日子。过去的一年,我的重心放在了写作上。没有大成绩,却有小收获。我记得一个文友说过一句话:我写作,只是为了让逝去的日子不要太过苍白。如今我领悟了其中的味道,时光太匆忙而仓促,我们总想把握、捕捉岁月的蜻蜓,不让她轻易振翅而飞,那是一种珍惜和留恋。每一个日子都令人不舍,所以我们总要做点什么,否则白白辜负了人生这慷慨而吝啬的馈赠。

大雪小雪又一年,花谢花开又一春。每一年的日子里,有喜有忧,有笑有泪,有得有失,惟愿岁月静好,平淡到老。一年流光容易尽,但留馨香在心间。